



□提云积

清晨，我去莱州虎头崖海边看海。站在海潮坝上，空中偶过云朵，落下几丝微雨。其时，我正面对着海坝上的一块石雕。石雕放置在堆砌的高台上，高台是抽象的海浪，石雕就压制在海浪上保持着原石的形态：斜三角，麻黄色，质地粗粝，原石上面镌刻了四个大字：“海上长城”。

此处被誉为海上长城具有双重意义。一是单纯指海潮坝如长城一般阻挡海潮南侵村庄、陌田，也为观光游客开辟了景观大道；二是特指此处曾为古时海防驻地，守卫此处的兵士以血肉之躯铸就长城一般，保卫着故国家园。海潮坝南侧是错落排列的风电塔，跟随着海潮坝向西逶迤而去，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

作为莱州境内的海潮坝，东起虎头崖，西至海仓村后，全长40余公里。史书有明确记载，海仓曾经是古代王朝海防驻兵时的粮仓。沿着海岸线向北，是属于莱州湾的太平湾，这片水域是天然的海港，此处有一座村庄名朱旺，汉代是千户寨所在地。自汉朝以来，各世王朝都曾在此屯兵驻防。以上这些地理名称都带有古时军事的标签。

一处临海山崖，如果占据地理优势，便给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。自隋唐以降，一千四百余年时光更迭，虎头崖如一艘海上巨舟，承载着每个朝代或灿烂或暗淡的海防史，或繁华或凋敝的商业史。莱州湾的每朵海浪都收藏了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等待每个月上海空的夜晚，低低地诉说给每位走近它的行者。

行走在虎头崖，在每一幢陈旧的建筑前，都如同一本厚厚的线装古书，需要来访者小心翼翼地试着打开，寻觅时光在它们的册页上记载了何种文词。旧时的土城、得胜坡、长胜坡、商务会馆、电报局、天后宫、海航灯塔、摩崖石刻、鱼台等等，在行走过程中，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我相遇。现在，这些古老的遗迹有的还是原始模样，有的只是一处遗址，有的则隐匿在坊间传说的故事里。

作为一个地理坐标，虎头崖无疑是厚重且丰满的。虎头崖村东有一座荒弃的土城，看不出建筑的痕迹，只有高高的土墙还保持着一座古城曾有的模样。土墙有三米多高，荒草中会看到硕大的青灰色断砖。早年间有村民建房，在此挖掘海沙时发现完整的大青砖，根据这位村民描述，土城城基用的是边角圆钝的大青石，大青砖约有40厘米长、20厘米宽，堆砌在圆钝的大青石上。在我与这位村民交流时，他特意用肢体语言描述大青石的圆钝形状，双臂虚张，双手五指也张开，俨然一块大青石被他抱在怀中。

土城还有一个称谓“马埠寨”，史书记载是明代在此驻军防范倭寇入侵所建。万历版《莱州府志·兵防·莱州卫》载：“马埠寨备御四百户所，属莱州卫，设有百户。烟墩三，曰‘海庙’、曰‘扒埠’，在所北；曰‘马埠’，在所南。”这是马埠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的版本记载中。康熙版《莱州府志·卫所》详细记载了马埠寨的规模：在府城西二十五里，寨城周二里，高一丈五尺，厚一丈，南北二门，池深八尺，广一丈。官署一所，门堂内宅十八间。额设百户一员，属于莱州卫，辖墩五，今裁。

民间传说与史书记载有极大的出入，传说隋唐时期便有了该处土城，还提到一位历史人物加以佐证。史大奈率兵在此驻防，海边的石滩上还有史大奈所骑战马的蹄印。大业八年(612年)，史大奈跟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，屡立战功。历史上的莱州湾一直作为抵御外侮、讨伐番邦的屯兵所在地。

当传说与史书记载发生脱节时，学术上以史书为准，作为一处地域的文化遗产，我觉得民间传说亦有意义。隋唐时期建立了土城，这是此地民间对马埠寨的称谓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原有的土城坍塌后，明代只是在原址上进行整修。从隋唐到明代，中间间隔了五代十国、宋、元时期，时间跨度大，几百年的海风吹拂，一座土城不能左右时世兴盛衰亡，在它被动交于时空时，便不能逃脱坍塌的命运。直到明代，马埠寨取代土城再次站立在风雨飘摇的时空。

在虎头崖，与土城相互映照的还有两处坡路。得胜坡居村南，长胜坡居村北。两处坡路直线距离近千米，来历俱语焉不详，可以肯定的是两处坡路都是以军事为目的而立。早年两处坡路皆入海，现在尚有遗存。坡路俱为长条状的花岗岩铺成，岩石的边角早已被岁月打磨无迹。得胜坡东侧有一地标名虎头沟。早年间村民在此整修土地时曾挖掘出一枚青铜剑。

海潮坝北的浅石滩区域，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怪石区。据在世的耄耋老人回忆，怪石状似骆驼、马、羊、狗。怪石的高度三到五米不等，高低错落，相依林立。在怪石区的北侧有巨大的石虎侧卧，虎头至虎尾长四十余米。虎头在南，面向西北。最奇特的是卧虎的双耳，一耳似三角形稳固，一耳似圆形，人力轻推可动，双耳与虎体皆为天然。这卧虎，便是虎头崖名称的来历。浅石滩区东侧的海崖上有两道石刻，一为双凤台，一为山海奇观，落款皆是李鸿章书。相传李鸿章在光绪年间巡视海防，曾赞誉过这片石林石虎。

穿过石雕东侧的条石台阶，临海的石坝向北曲折而去。走至石坝中间地带，有一井栏紧挨着石崖，有游客正在用自制的提水工具打水。水井与大海之间隔了一道海坝的宽度，如果有大的海潮会被海水灌注。水井是在岩体上直接开凿出来的，内壁可以清晰地看到岩石的纹理及开凿的痕迹。水位极浅，触手可及，水面上映照了半个天空和半座石崖。尝了井水，入口沁凉甘甜。

走到长胜坡，差不多已到村北的位置。沿着村路会看到路南路北有两处老院落，路南的老宅沿路而建，圆拱大门居东向北，规整的石基，青砖白灰缝。铁皮滋生了黑褐色锈迹，看不到铁锁，只有一个铁制的门环镶在小门上。这处大院在上世纪40年代曾经驻扎过部队，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撤离，虎头崖的红色基因传承来自早年的抗日战争时期，一支支船队从这里结集劈波前行。

路北的院落虽小，却是正阳门。院里有人在施工，忍不住好奇心，进去和主人交流。主人知道这个院子曾经是电报局，电报局的前身是英国驻此的商务代办处。清同治元年(1862)6月，虎头崖港口正式开埠，不久设立了海关、电报局和商会事务所。现在，电报局是唯一的遗存。好在现主人对保护古旧建筑有着清醒的认知，外观不动分毫，只对内部格局基于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加以整理。

离开虎头崖的时候，几近黄昏，刻意去了虎头崖南面海拔最高的马埠子。埠子上有一庞大土堆，不知是不是史书中记载用于传递军情的“马埠墩”。站在更高的墩上，白日看到的一切再次一一呈现在眼前。大海之上，斜阳铺在海面上，那道如长城一般的海坝静卧，它的去处隐在西边的天际，海坝上的车流交汇如游龙。老土城被墨色的绿掩藏着，在土城西北方向的灯塔不断地闪现着红色的光，有渔船从大海深处载着夜色驶了过来。

(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□卢恩俊

萱草黄花，不仅是人们眼中的美丽花朵，更是开在诗画中的母亲花，古人认为萱草可种植在北堂母亲的居室，而以“萱堂”代称母亲，“北堂植萱”引申为母子之情。

在千年文化积淀中，萱草在花鸟画艺术中成为一个重要题材。清代画家王武的《忠孝图》，就是由松、石、萱草、蜀葵等组成。作者的题跋道出了画名的由来：“葵心向日，萱草思亲。”葵花象征“忠”，萱草象征“孝”。这幅《忠孝图》，有学者认为取意于宋·钱选的《忠孝图》，我想也许受明代画家陈淳《萱草寿石图》的启发，陈淳的画作不仅绘出“萱草与寿石的组合”，还有题诗：“幽花倚石开，花好石亦秀。为沾雨露深，颜色晚逾茂。愿母如花石，同好复同寿。”与画家陈淳同时期的诗人、画家唐寅也以诗作《萱草图》抒发孝母之情：“北堂草树发新枝，堂上莱衣献寿卮。愿祝一花添一岁，年年长庆赏花时。”

萱草最早出现在古代民歌里的称谓叫“谖草”：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”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里的这首民歌，以“萱草忘忧”为寄托，唱出了对出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苦。南齐《奉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》，亦有“思君如萱草，一见乃忘忧”之句。由此可见，最早诗中的萱草，可谓思念丈夫的爱情花。



明陈淳《萱草寿石图》

《诗经疏》中亦有“北堂幽暗，可以种萱”之说，北堂即代表母亲之意。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”自唐诗名句广为流传，国人就用“萱草花”来代表慈母之爱了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“萱草虽微花，孤秀能自拔，亭亭乱叶中，一一劳心插”的名句，更是表达了那芳心就是母爱的诗意。南宋朱熹有诗曰：“西窗萱草丛，昔是何人种，移向北堂前，诸孙时绕弄”，则写出了儿孙绕膝、颐养天年乃是家中老母亲最大的快乐。

萱草，亦称“忘忧草”，《博物志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萱草，食之令人好欢乐，忘忧思，故曰忘忧草。”古时游子出门远行，临行前在北堂种上萱草，借此使母亲忘却对游子的思念烦恼。明代李在的《萱花图》，画面左上角题七绝：“帘卷薰风夏日长，花含鹄嘴近高堂，筵前介寿双亲乐，颜色辉辉映彩裳。”诗画辉映，凸显了孝敬父母的意涵。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王冕的《墨萱图》：“灿灿萱草花，罗生北堂下。南风吹其心，摇摇为谁吐？慈母倚门情，游子行路苦。甘旨日以疏，音问日以阻。举头望云林，愧听慧鸟语。”以萱草花比喻母爱，表达了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愧疚之情。

萱草不仅有历代传承的文化美誉，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美味。西晋《博物志》有萱草的记录，说明西晋时就有食用的喜好。明代典籍如王象晋《群芳谱》、屠本峻《野菜笺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笺》等，均载有加工和食用方法，并谓萱花“干而货之，名为黄花菜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也有记载：“萱，宜下湿地，冬月丛生，叶如蒲蒜辈而柔弱，新旧相代，四时青翠，五月抽茎开花，六出四垂，朝开暮蔫，至秋深乃尽……”

(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